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哀公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疏注直書至重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譏其賦不譏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疏注魯人至順時 正義曰論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

疏 注鄖發陽也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衛石魋指此會也知鄖即發陽一地二名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十一月九

月之初尚温故得有氷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

疏注諱娶至宋女　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釋例曰經書孟子

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　注反哭至人喪　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關生革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居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令仲尼釋己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　注孔子至節制　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襄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

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語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衛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絻以至於成服絻以代吉冠故以絻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二子不得哭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絰絰大如緦之絰絰而不以

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鄭玄云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敬經而拜者記言喪賓不荅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荅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鄫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 故心以制之 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 奉贄明神 言以結之 結其信 明神以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寒歇也 乃

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爲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疏注尋重也寒歇也 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即是重義故以尋為重傳

意言若可重温使熱亦可歌之使寒故言寒歌不訓寒爲歌也　長木至噬也　正義曰長木喻吳國大也狗瘈喻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　注盟不至竊盟　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遂沒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

三國私盟可許故無取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鄬十二年會于橐皐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鄫衍八年傳云吳入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

注侯伯至生物 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當歸生物於賓禮牲生曰餼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

冬十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疏 注猶西至之備 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

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内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恠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

曰勿有是俱弃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盡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疏注此事至齊同　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丘明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欵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上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旌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義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

傳因脩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為例若以倒敘其事為後年張本實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為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疏注夫差至書之　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皋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為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疏 注平旦至之次 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没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名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

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　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懼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縈然服飾備也己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

故言吳子悖惑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疏趙鞅至知也。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譁釦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注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劉以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正義曰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

也大射禮云建皷在阼階西鄭玄云建循樹也以木貫而
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㲅人擐皷與此别也
反曰至死乎　正義曰吳語説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
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
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説與此
傳小異　乃先晉人　正義曰吳語説此事云吳公先歃
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
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䇿書
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
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
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
共説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
可強合也　王合至於伯　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
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

誥大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
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
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
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在會者
盡帥以見伯也　故敝至伯也　正義曰言共職貢於吳
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爲伯故也　魯賦至事晉
正義曰七年使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
爲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
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爲伯故也魯既
以晉爲伯吳爲牧牧畢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
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　魯將至而畢　正義曰七
月辛丑盟四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
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
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注一成
至得飲　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盛說文云盛

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已之乏食也　對曰至則諾　正義曰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米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飯并致飲也　土地名首山闕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　吳及越平　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絶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　注麟者至曰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疏　獲　正義曰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説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轗軻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

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古所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爲靈命何大遠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使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能賤其虛誣鄙其妖妄故

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産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兩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

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幷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疏】注射小至之經　正義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脩此記
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
經之宋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
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
是魯之
舊史耳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疏）陳恒執其君　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
執後弑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被不告且此非孔子
所脩不可
以爲例也

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

州【疏】齊人弒其君壬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疏注大野至爲名○正義曰巨謂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藉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然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已意若其不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已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庸愚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子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注以爲至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仍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傳

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耳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受之矣棄之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一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錄取公羊之說節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注言魯至獲麟

正義曰若魯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疏 使子至弗能 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爲榮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

非己能禁將令已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耻與不義交好故辭不能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於陳氏矣言己跡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遠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廪丘子意兹子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彫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疏 盟諸陳於陳宗　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注成子至一乘　正義曰案世本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意兹芒子盈惠子得　雖非陳宗　正義

曰子行稱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 所不至陳宗 正義曰子行陳其必出故以殺子我之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由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 注闈宮至門也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宮內知大門公門也討闈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宮非上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故與大門並攻也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恃寵驕盈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 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宗廟所在乃益肇七邑而請享公焉僞意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皐野曰余長雕也少長育之皐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

焉（地理志言逄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呈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

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示不與雖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
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疏 注主迹禽
獸者 正義曰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
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 注地理至大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
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
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
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
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
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麇若迹人止告一麇不應公喚
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麇而規杜氏非也
注瑞符節以發兵 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内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肯爲大夫而去故言後

疏孔丘至告人。正義曰論語録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

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

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

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盟主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言芋尹蓋知禮

疏 注聘禮至將命 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旣歛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旣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折之杜以傳有以尸

將事故引聘禮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以舞之其賓肩子
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於是至之禮 正義曰上
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
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
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
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 秋齊
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兄子玉也 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 曰
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
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
也 饗受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
焉 仲由弟孔子故為魯言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

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吴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

疏曰人至不貳乎　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illegible]

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猶背魯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之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

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刼孔悝欲令逐輒）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

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然孔悝為黨其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疏與豭 正義曰豭是豕之牡者傳稱諸侯盟誰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然則蒯聵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

君於時迫促課得牲耳牲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輿豭爲盟皆臨時偪切難以禮論也　注季子至邑宰　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禄故知爲孔氏邑宰　召獲至食炙　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須碎計樂寧飲酒無可記録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二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子羔至其難　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已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禄焉不辟其難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

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疏注仲尼至有誤　正義曰魯臣見稱為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曆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為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為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為此注或可杜為抑揚之辭以為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為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肹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禄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禄次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昬名失則愆失志爲昬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疏公誄至自律　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

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即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 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 平陽門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貳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

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恠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注使副至石函　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衆無其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

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子木即建也]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

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燕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危也所求無饜

則不安譬如物偏斜則難其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公弁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

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疏】勝曰至去之　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係辭是不爲利而謟也承之以劒欲刺殺之而宜係不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己謀故舍而去之　注與吳至爲亂　正義曰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　注微匿也　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記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刼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疏 注衷甸一轅卿車　正義曰甸即乘也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衷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

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
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
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
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是也
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
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
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也下文大
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僭多也
注紫衣君服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
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玄冠紫緌
自魯桓公始也鄭玄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
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
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
紫衣爲良夫之罪明紫是君服良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
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袒裘張本　注食而至不敬
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裼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裼衣也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唯有露裼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劍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　注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正義曰三者皆偏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衷甸僭卿耳此比爲輕知衷甸非也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若卒併攻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請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

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王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賊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是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 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志望也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過相將爲王也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 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 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 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疏衛侯至而譟　正義曰北宮衛侯之別宮於是衛侯在南宮夢裏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　其繇至後踰　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裔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衛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為魚勞則尾赤方羊遊

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　冬十月

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斛瞶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以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

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驁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疏】注彘武至可執○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爲是小國故云然則彘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横規杜過非也

宋皇瑗之子麇[illegible]

右歸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雎之亂放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冷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疏注言宋至從子

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

三月楚公孫寧吴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疏夏書至元龜　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也釋言文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鄭所立故衛侯

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疏注言敬至大克　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為終竟前事叔青如周幷不應錄為終萇弘

之言故錄之耳王長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為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後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捂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以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

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

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

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

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

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

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

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

三年先主簡子實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嘗試也 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 黃池之役

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使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問遺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皆亡吳王威問此也對曰黯也進

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疏

簞小笥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笥也不言小此言小笥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

對曰至謗言　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怨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易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如此也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

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末次次舍也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齊除館

疏注臯緩至此會 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者之辭云臯某復鄭玄云臯長聲也臯者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為緩也高蹈高舉足

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

疏大子革奔越　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大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疏越滅至以歸　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

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

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攻在季氏疏注景曹至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亦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曹姓故稱景曹 注彌遠至彌甥正義曰彌者益遠之義故爲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桓子爲景公之甥景公爲康子父之舅氏也桓子於景公爲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爲彌遠之甥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

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

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

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燿武也

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

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

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會顔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

餼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疏注覺過也正義曰服虔云覺偽不信也杜云覺過終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贏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子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郲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怨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襪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君君何（言不可敵）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illegible]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illegible][illegible]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者入勢必道導之）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雖輸其妻君間不察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雖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與伐衛求入）

疏 衛侯出奔宋 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蓋衛侯出近宋竟似欲奔宋衛人以奔宋告也 注期夏至同列 正義曰期是夏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為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為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為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為從孫甥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

鄭也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呰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

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皋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
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
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
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
公子期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
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欲殺期而
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
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故夷言死于夷疏注悼公至黜也正義曰衛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以城鉏與越人正義曰衛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衛衛人申開守陴衛侯不敢入乃遷城鉏衛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衛人賂遺於越雖公所在亦以與之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爲司城

筏樂溷之子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
聽政三族皐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
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
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
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
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内宮名使召

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烏而集於其

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曰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

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疏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太子而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　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

衛出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

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主四方而國於何有疏詩曰至順之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競彊也無彊乎惟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皆順從之矣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疏注西平陽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illegible]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瑶察陳哀焉哀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撰其有焉

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疏無及寡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君子至入焉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慮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

鄬魁壘鄬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疏注悼公至悼公　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

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
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　注簡
子至爲子　正義曰趙世家云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
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
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
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
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　注史
記至七年　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
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
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
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
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
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
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
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

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六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

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

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挍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

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

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衞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

獻王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
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
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
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
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
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
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

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
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
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
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
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
此爲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
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
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

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詔
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歸王濬降杜預先爲
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
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東晳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
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
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
卷晉書有甚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
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
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
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
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
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
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
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冢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
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

外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之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
唯以書序考正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亦
足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氏符同明是竹
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記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
記事如此為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
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

經傳正義都計壹伯肆萬壹阡伍伯
叁拾字
經傳叁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阡伍伯叁拾字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若訥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憲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煥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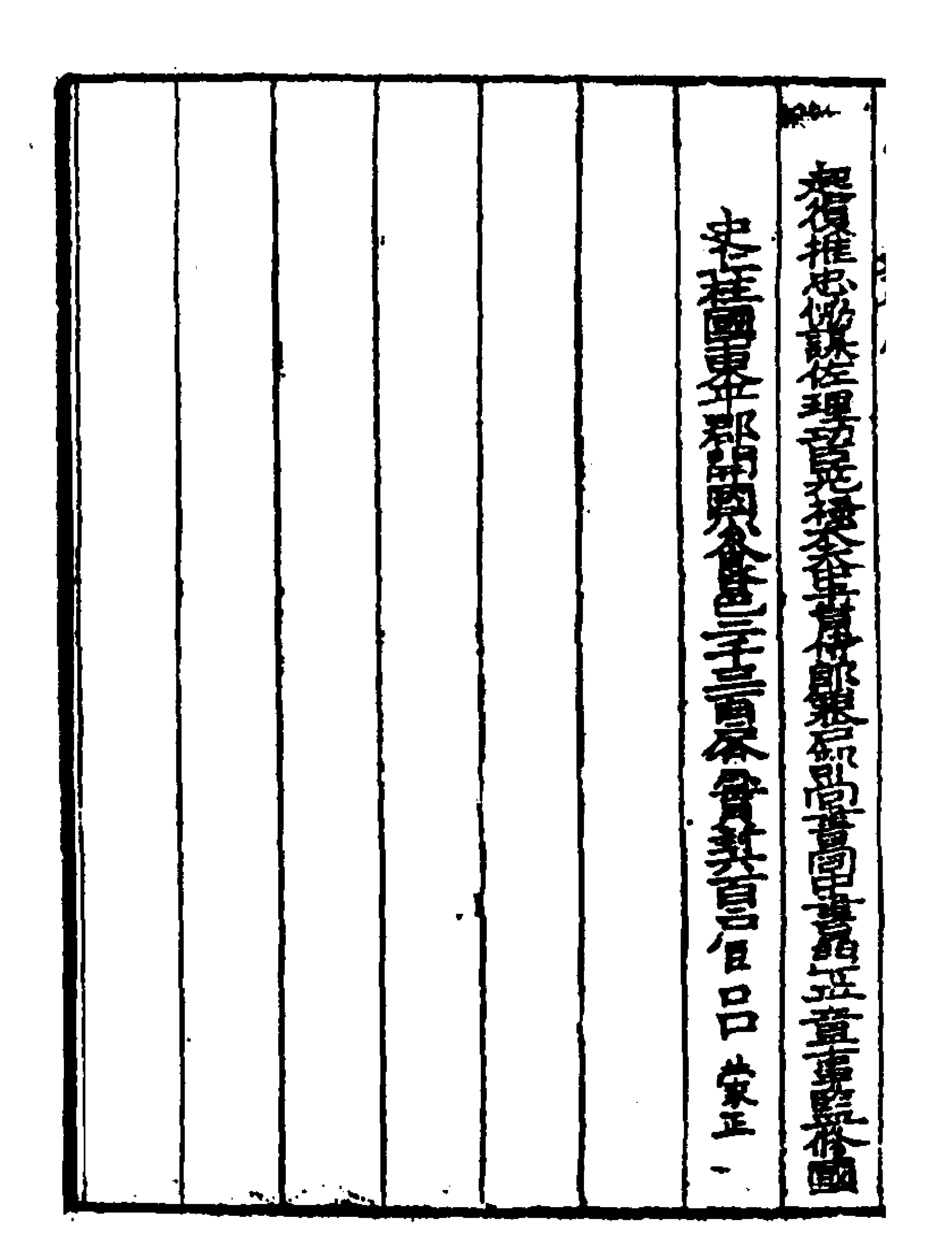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世隆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王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



起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臣呂　蒙正